

人在旅途

重逢湖州

»»»»»»»» 潇潇

我并不排斥去同一个地方旅游。不同的时间,不同的旅伴,不同的心境,在相同的风景里会有不一样的体验。

五年前跟随作协去湖州采风,犹记得在湖笔博物馆抱着硕大的悬笔不肯放手,似乎想把这湖笔的精髓植入我的灵魂深处,滋养我不太漂亮的字。在渔人码头绕湖漫行,为它某个角度的南国风情惊叹不已。大家以月亮酒店为背景疯狂打卡。我在朋友圈发了一首关于月亮酒店灯光秀的玩笑诗,“鱼群、帆影、月亮船/ 漫天的星星宇宙的眼/ 灯光是我穿越天地的告白/ 一枚指环跌落银河/ 一场美丽的误会/ 太湖南岸/ 崛起一个巨大的马桶圈。”因为形象的“马桶圈”一词气得湖州籍的朋友嗔怪地表示要狠狠揍我一顿。

又在7月的骄阳下,叩问千年的新市古镇,那南朝的皇后章耍儿、南宋的状元郎吴潜、清朝的画家沈铨今何在? 仙潭琴音神童古廬都在历史的长河里被浪花淘尽,千百年的氤氲文脉却沉淀下来,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古镇人。会仙桥下碧水无波,坐下来泡一壶清茶悠悠然融入古镇慢生活。

生活的美好还在于总有一些不期而至的无心插柳令人心旌神摇。今年疗休养出发去湖州的日子居然跟五年前是同一天。绕不开的湖州渔人码头,五年前坐过的“满庭芳”还在金色的夕阳下守着熙攘的游人,那顶精美的凉帽篷建筑多少有了些岁月的痕迹。月亮酒店还是一样矗立在太湖南岸,像银色伟岸的拱门,远近高低各有美妙。同伴们似乎普遍兴致不高。不似当年文艺青年们临湖抒怀,流连忘返,一边各拗各的造型,千姿百态,各异其趣。

人生道路各自选,难得重逢总是缘。在同样的夕阳西下时分,我在同一个地点用同一个角度拍了一张照片。五年了,对着日渐失控的身材,我在朋友圈感慨:岁月有情更无情,重来此地,物是人亦是,只是朱颜改。问五年膏腴何处去? 君请看,心宽体胖。

炎热的午后坐在没有空调的画船里沿湿地公园穿湖而过,滋味一言难尽。幸而湖景抚慰了躁动的心。水轻流,树浓翠,偶有野鸭凫水,在船前扑腾飞过,顿觉一湖生气。船移风来,芦荡蜿蜒,半小时倒也过得飞快。

龙之梦乐园的重头戏当然还得看晚上的水舞秀和烟花秀。水舞以太湖古镇为背景,结合真人表演,抬头是水随乐舞,激越雄壮处直冲云霄,似火箭腾空而去,又散作轻烟似穹窿覆盖整个古镇;低头是画舫沿河缓缓移动,船上姑娘罗衣绣伞演绎太湖故事,倒是比西湖的水之舞显得璀璨绚烂多了。太湖古镇与江南烟雨清婉的古镇最大的不同也在于它的繁复富丽。上一次见到这么色彩浓烈奔放的建筑还是在西安大唐不夜城,盛世长安的盛世风华。太湖古镇完全人造,建筑都很新,雨中沿街走了走,与河对岸看过来的金碧辉煌有点落差。

换一拨旅伴的意义在于可以在同一个风景里感受不同的乐趣。这次湖州行的最大乐趣就来自于每一次团餐。有个能说会道的桌长多重要,可以把清汤寡水的团餐吃出大席的感觉来。特别是看水舞秀的那晚,有两桌甚至因为上菜太慢没等菜齐就离场而去,剩下我们这桌风中凌乱,硬生生消化了三盘油麦菜和三盆水果,吃得撑死,笑个半死。在龙之梦动物园,绝大多数同伴不愿花时间排队,只看了步行区的动物,其实车行区才是精华。只是排队坐小火车要等很久。但是40分钟的游览时间很良心。小火车缓慢穿行在园区,西域雄狮、草原精灵、百兽山林……动物园里的动物大都消蚀了野性。火烈鸟像是成群的雕塑,梅花鹿大摇大摆地从游客手里取食,老虎懒洋洋卧在洞中,黑熊学会了作揖乞食,依然弱肉强食,瘦弱的那只似乎格格不入,不知是无力争抢还是不愿争抢,长颈鹿在优雅地漫步,臭臭的骆驼乜斜的眼神似乎在鄙视没有喂食的我。

踏进同一个湖州,游玩不一样的风景。重逢也似新相识。

似水流年

我爱上了自行车



今年春暖花开的3月,因为疫情在家憋了两个多月的我,真想跑出去到外面放松放松、运动运动。老婆想到了一个既不与人接触,又能饱览春光,还可恢复体力的有氧运动——骑车。

可是自家的那辆旧车三年未用,已经是锈迹斑斑,轴卡辐断。说来也巧,老婆的一位老同事正好打来电话,说她家要搬到宁波去了,有一辆闲置的自行车,问老婆要不要。我在旁一听,不由一乐,“嗨,想啥来啥。”

下午,老婆就把自行车给推了回来。我下楼一看,哇,日本的,八成新,只是车胎没了气,瘪塌塌的,不能骑。难怪老婆从荷外一路推来,蛮辛苦的。随即我从小区门岗借来打气筒,将两个轮胎气都打足,在小区车道骑了一圈,嗨,不得不说这自行车的质量确实好,轻松不费劲,速度比一般自行车更快。

第二天一早,东边的天空刚刚泛白,我便戴上口罩和风帽,骑上自行车,顺着东港海洲路一直向北朝莲花岛方向轻松愉快地骑去。

三月的海洲路已是满目春光。主道两侧,姹紫嫣红的月季,绿英含朱的红楠,更有海滨公园排排行行的红梅,在轻柔温情的春风里,妩媚多姿,各呈娇艳。人行道两侧的樟树,三年不见,又长高了许多,苍翠碧绿的树冠正在吐露娇羞的嫩苞,一阵清风吹过,婀娜婆娑的身姿,仿佛在向

生活滋味

萤火虫男孩

»»»»»»»» 朱勤

遇到那个男孩的时候,我正在登山。

我每天下班回家都尝试去登座山。定海山多,城区又小,往往翻过山就能到达目的地。山间空气又好,路线又近,还能欣赏风景,不知比从平地上走要好多少。

我就是有这样一次下班回家的登山途中遇到他的。彼时,我已越过山顶,盘旋而上的石阶路早已变成宽阔而下的水泥路。男孩骑着辆哈啰单车,吃力地用双腿蹬着脚踏板,车头随着他的力道忽而向左,忽而向右。一个骑着单车的小伙子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。

我问他:“你从山脚下骑车上来的? 厉害呀!”男孩不好意思地笑笑,算是回答。

直觉,他是来锻炼身体的。踩着单车从山下来到山顶,看一眼温柔的夕阳,呼吸下新鲜的空气,然后再骑下去,出身汗,顺便给自己一个恬静的黄昏。

然而,故事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。我已从他身边经过,他朝着山顶的方向骑去,两人本已别过,不想没多久,他竟又骑车折回来,来到我身边,问我:“请问这山上有萤火虫吗?”

萤火虫? 一个久未触及的名词,如同一道尘封已久的光束突破了封闭的围墙照进了我的心扉。这个词充满纯真,带起了童年夏夜的回忆,也撩拨起我对某部反战题材影片的联想,似乎是《再见,萤火虫》。

我招手。骑过海洲桥,东边普陀山的方向,天边一片彤红,一轮朝阳即将喷薄而出。又仰头望望天空,云卷云舒,随着轻风,缓缓地向北边飘去。此时,我的心也像天上的云,在春风里放肆地飞翔。于是乎,我展开双臂来了个双手脱把,尽情地拥抱这个属于我的春天。

轻车熟路,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莲花岛。四周瞅瞅,唯我一人,于是干脆摘掉口罩,贪婪地呼吸着大海送来的新鲜空气。眺望远处的普陀山,一轮红日正映照苍茫葱茏的古树,云蒸霞蔚,好不壮美。

回程虽然是逆风骑行,但骑得非常轻松,一点不觉得劳累费劲,往返全程10公里,在轻风和鲜花的陪伴下,不到一个小时,就轻轻松松顺利到家。

从那天开始,只要不是刮风下雨,我便一早骑车出游,几乎游遍了东港的大路小巷、大街小巷,就连普陀最美公路,也多次骑车饱览美景。

经过半年的骑车漫游,我的心情愉悦了,身体健康了,就连体重也明显降下来了。

想起上世纪80年代在大干二渔公司上班,早出晚归,全凭一辆自行车作交通工具,风里雨里,去也匆匆,来也匆匆。尤其是冬天,下班回家,已是掌灯时分,骑得厌倦又疲惫,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骑着车,哼着曲,闲情逸致,触景生情,偶尔还诵上几句古诗,愉悦的心情,不言而喻。

曾有好几位老友笑我是铜钿老头,舍不得花钱买辆电动车来代代步,可我觉得电动车还不如自行车来得自由灵活、安全可靠。有时在行车途中,见有人扎堆围聚,可随时停下车来,一探究竟。或者听听民间的路边新闻和朝报,也是一桩快事。

有一天骑车回家后,我坐在阳台上遐想,骑自行车真的是好。咱先不说骑自行车对国家、对社会有多大贡献,单就我本人来说,那好处可多了去了:一是锻炼身体;二是安全方便;三是减少麻烦;四是节省铜钿;五是观赏风景;六是调节心理;七是听听朝报;八是领领市面。当然还有更多的好处,那就留给朋友们自己去体会吧。

自行车,我真的爱上了你。

我仔细观察了单车上的他,凌乱的头发桀骜不驯地伸向天空,健硕的身材,眼神里带些纯真,又透着些阳光的明媚。准确地说,他是个大男孩,或者该叫他男青年。是个在校大学生吧,我心想。

男生黄昏里上山收集萤火虫,应该是送女朋友的吧? 浪漫其实很简单,山顶上的三两只萤火虫,或者一把萤火虫,就可以把浓浓的情感点燃。只是这种带着天真的浪漫,似乎只在学生时代才会发生。我开始羡慕起眼前的男孩。

山上自然是有萤火虫的,我回答他,只是现在是黄昏,天色还亮堂,你得再等些时间,待夜幕降临,那发光的萤火虫自然就显眼了,会比较容易捉到。

那么,是山顶多,还是山脚多呢? 他继续问我。显然已把我当成了一个可以信赖的大叔。

山顶多。我回答,越是高处越多,你想啊,山脚的萤火虫早被人们捉完了,越是人少之处,这虫儿自然就越多。

真是越往山顶,萤火虫越多吗? 我其实并不确定。但刚才登到山顶时,确实发现路边的灌木丛里出现过一只飞舞的萤火虫。它的那点小小星火,在漆黑的灌木丛里是那么明显,那么温暖。

眼前的男孩朝我微笑,他决定在山顶上等待一会,直至天黑。